

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

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
1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

(一)

编辑委员会成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孙钦善

李家浩

李 零

董洪利

漆永祥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 (1) /孙钦善等著. 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5402-1053-2

I.北… II.孙… III.古文献学-研究-文集 IV.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1861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25 印张 285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2000. 7. 12

三联韬奋图书中心

No. 7072408

目 录

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	裘锡圭 (1)
《论语》的成书流传和整理	孙钦善 (13)
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	李 零 (42)
从《左传》筮例看《周易》义理化倾向	刘 瑛 (57)
《孟子》三家注论略	董洪利 (69)
读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“占盗疾等”札记三则	李家浩 (92)
二苏治学探微	高秀芳 (99)
论宋代公案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	曹亦冰 (107)
黄庭坚诗文集之编刻流传	王 岚 (158)
北宋鄙薄传注、疑古惑经学术思潮的形成和演变	顾永新 (191)
道济及《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》有关问题考辨	许红霞 (224)
从朱熹《读余隐之尊孟辨》看宋代尊孟非孟之争	顾歆艺 (234)
杨甲生平及著作考辨	李 更 (262)
翁卷生平及其诗集考述	陈晓兰 (285)
王若虚的《史记辨惑》	杨海峥 (299)
朱彝尊晚年手牋考录	刘玉才 (332)

论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漆永祥 (343)
释西周金文的“𨔵(𨔵)”字·····	陈 剑 (370)
《史记》明“嘉靖三刻”版本系统考论·····	张玉春 (383)
《经解入门》辨伪·····	谷 建 (406)



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

裘锡圭

中国古代，在植物纤维纸广泛使用之前，各种书籍主要是抄写在简册和帛上的。古代曾经发现过战国时代抄在简册上的书，著名的有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所谓孔壁古文经书、西晋时代在一个战国时代的魏国大墓里发现的所谓汲冢竹书，但是实物早就不存在了。到了近代，从20世纪初以来，在甘肃、内蒙等地发现了不少汉简，如敦煌汉简、居延汉简等，其中有古书的一些零星残简。40年代初，盗墓者从长沙的一座战国楚墓里挖出了一些帛书，其中一幅完整的帛书有九百多个字，研究的人很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里发现一批竹简，其中一部分是古书，可惜非常残碎，数量也不多。1959年，曾在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里发现过《仪礼》的部分抄本。但是，简帛古籍的大量发现，则是从70年代开始的。我们把最重要的几次发现简单介绍一下：

1. 银雀山汉墓竹书 1972年4月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（下葬于汉武帝早期），发现一批竹书，有《孙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太公》（今传《六韬》为其一部分）以及《齐

孙子》（即《孙臆兵法》）、《地典》等多种佚书。可惜残损严重而且大都是原书的部分抄本。

2. 八角廊汉墓竹书 1973年5至12月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（可能是宣帝五凤三年逝世的中山怀王刘修墓），发现一批已因焚烧而炭化的竹书，有《论语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太公》和内容大都见于《说苑》、《孔子家语》的《儒家者言》（整理者所定名）等书，残损十分严重。

3. 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3年11至12月发掘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（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），发现了一批帛书，有《周易》以及与今本出入较大的《系辞》和一些佚《传》、《老子》两本及其卷前后佚书、《春秋事语》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（以上两种整理者定名）以及很多医书、占书等佚书。此墓还出了讲房中术的简书。

4. 双古堆汉墓竹书 1977年7至8月发掘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（大约是文帝十五年逝世的汝阴侯夏侯灶之墓），发现一批竹书，有《诗经》（主要是国风）、《苍颉篇》、《周易》（属著龟家之本）、《万物》（整理者定名）等书，并有《孔子事语》和《春秋战国故事》两种篇题木牍（整理者定名）。竹书残损十分严重。

5. 张家山汉墓竹书 江陵张家山是一处西汉早期墓地。1983至1984年间发掘247号墓，发现《脉书》、《引书》、《算数书》、《鬲庐》、《奏谏书》以及汉律等竹书。1988年初发掘336号墓，发现《盗跖（跖）》、《食气却谷书》、《功令》和汉律十五种等竹书。

6. 慈利楚墓竹书 1987年6月发掘湖南慈利石板坡36号

楚墓（属战国中期），发现一批竹简古书，可惜残损得很厉害，正在整理中。

7. 郭店楚墓竹书 1993年冬清理已遭盗掘的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（属战国中期偏晚），发现一批竹书，有《老子》（部分抄本）、《缁衣》以及《五行》（也见于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卷后古佚书）和多种其他佚书（大多数为儒家著作）。

8.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 大约在1993至1994年间，大批楚简出现在香港古玩市场上，大部分为上海博物馆所购回，据说都是古书。估计出土地跟郭店楚简相近，数量多于郭店简，正在整理中。

此外，1982年发掘的江陵九店楚墓出土了《日书》；70年代以来发掘的一些秦墓，如睡虎地11号秦墓等出土了秦律和《日书》；1993年发掘的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（时代大概在秦统一前），除了出秦律和《日书》外，还出了三《易》之一的《归藏》的残简；1993年发掘的江苏东海县尹湾6号汉墓（西汉末期）发现了一篇西汉佚赋《神乌赋》。这些发现也都是很重要的。

近代以来发现的古代简册，除了古书还有很多其他内容，由于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，这里就不说了。

20年代，王国维在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一文中，提出了“古来新学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见”的意见，他认为“自汉以来，中国学问上最大发见有三，一为孔子壁中书，二为汲冢书，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、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、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、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”。王氏所谓“今”就是他在篇题中所说的“最近二三

十年”，主要指 19 世纪末年以后的 20 多年。70 年代以来古代简帛古籍的发现，其重要性并不在王氏所说的三次大发现之下。这些年来，研究这些出土简帛古籍的学者越来越多，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。

出土简帛古籍有多方面的价值，我们只准备从古文献学的角度简单谈谈它们的重要意义。它们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：1.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。2. 提供了一些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。3. 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、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以下分别作简单说明：

1. 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

在出土的简帛古籍中，佚书多于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。

有些佚书是某一门类著作中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书。例如：双古堆和居延、敦煌汉简中的《仓颉篇》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字书。张家山 247 号墓出土的《脉书》、《引书》、马王堆帛书中讲经脉、导引、养胎的书和五十二病方等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医书。与帛书同出的讲房中术的简册，也是这方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。张家山 247 号墓出土的《算数书》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算术书。九店楚墓和一些秦汉墓出土的《日书》、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灾异占、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、天文杂占和银雀山竹书中的多种占候书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占书。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、银雀山竹书中的相狗方和 70 年代所出居延简中的相刀剑方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相书。尹湾汉墓出土的《神乌赋》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篇

以讲故事为特色的语言通俗的所谓“俗赋”。睡虎地秦简上所抄的魏国的两条户律，一些秦、汉墓出土的秦律、汉律以及张家山三三六号墓出土的《功令》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律令。银雀山竹书中大概作于战国时代的《田法》、《库法》、《市法》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出土的军法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法规。图谱可以包括在广义的书里。在这方面，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版地图和马王堆帛书地图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地图；张家山 336 号墓出土的文帝前元 7 年（前 173 年）历谱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历谱。这些佚书在文献学上有很高的价值。

有些佚书虽然不见得是同类著作中最早的，但也很重要。例如：马王堆帛书中的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和《老子》甲本卷后古佚书对于研究所谓“黄老思想”和思、孟五行说，郭店楚简中大量儒家佚书对于研究孟子之前的儒家思想，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资料。马王堆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中的佚书部分对于研究战国历史，银雀山竹书中的《齐孙子》和《地典》等兵家佚书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思想，也都有重要意义。

2. 提供了一些目前还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

出土的尚有传本的简帛古籍，都是这些书的最早的本子。虽然有不少只是部分篇章的抄本，原为完本的也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，但是由于年代大大早于传本，仍然非常可贵。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比敦煌卷子里的唐代写本至少早了八百多年，郭店《老子》简又比帛书本早了一百年左右。那些过去只有宋刻本甚至元明刻本的古书，跟简帛本的时代差距就更大了。所以这些简

帛古籍在校讎学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，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

以简帛本校今本，可以发现不少篇章分合和章序变化等方面的问题。例如：《老子》中存在着原来的两章被并成一章的情况，甚至还可能存在三章并成一章的情况。《晏子》中有一章被分成两章的情况，《老子》偶尔也有这种情况。帛书本《老子》，《德》篇在前，《道》篇在后，次序与今本相反。篇中的章序彼此也略有出入。郭店《老子》简可能是摘抄的性质，其各章次序恐怕大多数不能代表当时的完整的《老子》的章序。估计当时的《老子》的章序跟今本的出入比帛书本大。八角廊简本《论语》的分章，比今本分得少。楚墓出土的《缁衣》的章序跟《礼记》中的今本有很多不同，分章也偶有不同。简本还证明今本的第一章是后加的。马王堆帛书中的《系辞》所包含的章数和章序，跟今本都有较大出入。

以简帛本校今本，还可以发现今本文字的很多衍脱和错误，或为今本的通用字找出本字或常用字。这方面的工作，已有不少成绩，为节省篇幅，这里只举一个校出脱文的例子。《孙子·计篇》有一句讲地形的话，今本作“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”。银雀山竹书本作“地者，高下、广狭、远近、险易、死生也”。除语序有所不同外，简本多了“高下”二字。讲地形不应不提地势的高下，今本显然误脱了这两个字。但是如果没有简本，谁也想不到这一点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有时还能发现古今本之间出入很大的异文，这些异文牵涉到跟著书者的思想立场有关的重大问题。例如：今

本《老子》第十九章说：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。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。……”“圣”和“仁义”都是被绝弃的对象。第十八章说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。慧智出，有大伪。六亲不和，有孝慈。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”“仁义”跟“大伪”相提并论。近人指出，这是对儒墨提倡仁义推崇圣贤的反动，年辈高于孔子的老子不可能有这种言论。有不少人以此为《老子》书晚出之证。从《老子》本书看，围绕着这一问题也存在着矛盾。《老子》书中经常以“圣人”指称道德最高的理想的人，为什么又要“绝圣”呢？第十九章说“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”，“孝慈”是被肯定的，第十八章为什么又把“孝慈”跟被否定的“大伪”，“仁义”相提并论呢？郭店《老子》简的出土，使上述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郭店简中有上引两章的内容，但跟今本都有重要差异：“绝圣弃智”作“绝智弃辩”，“绝仁弃义”作“绝伪弃诈”，第十八章中无“慧智出，有大伪”一句。由此可见，老子本来并不非圣，也没有绝弃仁义。他认为仁义、孝慈、忠贞都是低于“道德”的境界，“道德”丧失了才会去讲这些东西，但是他并没有把它们看成跟大伪、智巧等一样的、应该加以绝弃的东西。这种思想老子完全可能有。帛书本这两章已跟今本基本相同。窜改这两章的，当是战国晚期人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才能对老子的思想有比较正确的认识。

今后如要研究已发现了简帛本的古书，除简帛本明显有误之处外，应该尽可能以简帛本为根据。

3. 简帛古籍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、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

简帛古籍的出土，为一批被人视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恢复了名誉。

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，今传《六韬》（本为《太公》的一部分）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晏子》等书，被很多人认为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原本，而是汉以后人的伪作。但是在武帝初期的银雀山汉墓中却发现了这些书中一些篇章的抄本，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。在古代，从一部书的写成到流行，需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。已有学者指出，秦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，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（前191年）才废除。上举这些书如为汉代人所伪作，只能作于惠帝以后武帝以前这五十年时间里。这一时期伪造的书，不大可能到武帝初就流行，所以上举这些书应该都是先秦著作。

《鹖冠子》过去也被视为伪书。此书的简帛本尚未发现，但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中，有不见于他书而与《鹖冠子》相合的文句。从《鹖冠子》的内容看，此书应是战国末年作品。

《归藏》是佚书，但在古书中有所引用。过去认为古书所引的《归藏》是伪书，非先秦之旧。王家台秦墓出土的《归藏》残简，文字与古书所引基本相合，可见古书所引《归藏》确是先秦之书。

宋玉的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见于来源可疑的《古文苑》，过去讲文学史的人几乎都不相信是宋玉作品。银雀山竹书中有篇题为《唐勒》的佚赋，学者已考定为宋玉佚赋，其内容曾大量为《淮南子·览冥》篇所采用。有学者指出，《唐勒》赋的体裁跟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很相似。可见这两篇赋很可能确为宋玉所

作。

今本《文子》长期以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主要抄袭《淮南子》而成的伪书，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原本。通过跟八角廊竹书中的《文子》残简对照，发现今本《文子》的问题比较复杂。今本《文子》是在古本《文子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，既不能简单地看作真书，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抄袭而成的伪书。附带说一下，由于古本《文子》跟《淮南子》的关系尚无定论，古本《文子》究竟是不是先秦著作，也还有待研究。

郭店楚墓出土的《老子》简，一部分学者认为是《老子》的摘抄本，一部分学者认为是《老子》较原始的本子，目前尚无定论。但是，抄写年代不会晚于汉初的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的出土，已经使《老子》形成于战国末或汉初的说法遭到了破产。吴、齐两种《孙子》在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，也使今本《孙子》并非《吴孙子》而是《齐孙子》的说法不攻自破。

张家山汉代早期墓出土了见于《庄子》的《盗跖》篇，郭店楚墓出土了见于《礼记》的《缁衣》篇，这对研究它们的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。《盗跖》无疑是战国作品，《缁衣》很可能如前人所论，确系子思所作。

在简帛古籍的佚书中，可以看到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所从取材的一些作品，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为《淮南子》所取材的《唐勒》赋。又如银雀山竹书中的《王兵》篇，其内容分别见于《管子》的《七法》、《三患》、《地图》等篇，而且很明显的是《管子》袭用、割裂了《王兵》篇的内容。这对于研究《管子》成书过程是重要线索。

前人早已指出，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，其中既有先生的著述、言论，也有弟子、后学增益的内容。出土简帛古籍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实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孙子》八十二篇。今本只有主要的十三篇，其他各篇皆已亡佚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》除十三篇外，还有一些佚篇，其中有解释十三篇中的内容的，也有记孙子事迹、言论的，显然为弟子、后学所增。在属于十三篇的《用间》篇里，简本在伊尹、吕尚两个用间的例子之后还有两个今本没有的例子。一例文字有残缺，意义不明。最后一例是：“燕之兴也，苏秦在齐”。苏秦比孙武晚了一二百年，这一例显然是后学所增的。添入此例，与作伪无关，只不过是使“用间”的重要性有更好的证明而已。如果这一本子一直留传下来，有些考证古书真伪的人，很可能就会以此来证明《孙子》的编成在苏秦之后。总之，出土简帛古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，在古书真伪问题上应该注意古书形成和流传等方面的特点，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

从简帛古籍可以看出，数术、方技方面的书，继承性特别强。流传下来的这类著作，往往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作为基础，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。张家山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中的《脉书》，显然是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经脉》篇的祖本。张家山竹书的《算数书》跟成书于东汉时代的《九章算术》的关系也极其密切。在有些时代相当晚的数术、方技类书籍里，也可以看到跟这方面的简帛古籍相合的内容。马王堆帛书中讲养胎方法的那一篇，在唐代的《千金翼方》中仍然保存着，字句与帛书基本相同，但被称为“徐之才（南北朝时名医）逐月养胎方”。据学者研究，明

代的《素女妙论》中的有些内容，可以跟马王堆房中术书相印证。甚至在清代的数术书和不久前还在印行的黄历里，也保存着可以跟秦简《日书》相印证的内容。

在古书的流传方面，从简帛古籍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。

在秦墓发现的简册里，可以称之为古书的，只有法律、占卜书和少量像是官吏的识字和修身课本的东西。儒家经典、诸子著作等一概不见。这跟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记，秦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，“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”的规定完全相合。

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、双古堆竹书《诗经》、武威汉墓《仪礼》、八角廊竹书《论语》，都是我们所已知的各家之外的本子，可见当时经书传授的情况极为复杂。

前人已指出古书往往以一篇或数篇单行，这种情况在简帛古籍中常见，前面实际上已经提到过不少实例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
以古书的简帛本与唐以前人的引文（宋初编的《太平御览》的引文应归入此类）和宋代以后的传刻本相对照，可以看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即传刻本跟简帛本在文字内容上的差异，要比唐以前的传抄本跟简帛本的差异大得多，有些非经典的著作还往往受到删节。这反映了印刷的流行对古书不利的一面：由于刻书的商人不负责，以获利为重，好的本子反而为坏的本子所淘汰。

此外，在古书的体制等方面，出土简帛古籍也大大加深了我们的认识。

总的来看，从文献学角度对简帛书古籍进行研究的工作做得

还很不够，有待我们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更细，使研究向纵深发展。

附识：本文是1998年10月在日本的中国出土资料学会所作讲演的底稿。此文同时在该会的《中国出土资料研究》第3号（1999年）上发表。

本文提到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，《文汇报》1999年1月14日11版郑重所写《“上博”看楚简》有较详报导，读者可参阅。

作者

1999年4月

